

时光深处的乡土

■ 赖辉明

经过五个小时颠簸,汽车终于回到了村边。村口右边那栋二层小楼,门前那两棵随风而动的龙眼树……正等我们回家!

庭院入口的西北角,父亲让工人挖了一口新井,井水非常丰沛,趴在井边,伸手几乎可以摸到井水。母亲当年栽下的两棵龙眼树已亭亭如盖,枝桠交错。旁边菜畦里的玉米正抽着红缨,茄子紫得发亮。西南角的蓝布帐篷被风雨洗得发白,隐约可见里头的锄头与水桶,把手被手掌磨出温润的光。

廊檐下悬着的一个铝制饭篮突然撞进视线。轻轻取下,阳光在坑洼表面流淌。翻过来,底部已有两个岁月留下的小孔。记得那年家里“出猪”(所谓“出猪”,是家里散养的猪,已长到可以屠宰的大小,请屠夫到家里宰猪。三十年前因未有统一的屠宰场,所以才这样。)妈妈煮了半饭篮猪肉让

叔父送到学校给我,那香气真是弥散于整个宿舍(不过因为太咸,汤喝了两口,额头直冒汗,实在喝不下)。

厨房的窗台下,那张老书桌杉木的纹理在岁月里愈发深刻,平滑如镜的桌面上,“自强”二字依然清晰。俯身细看,横梁上几道深浅不一的划痕,那是小主人被作业困住的课间,刀尖吐露的独白。三十多年了,这木头一定仍记得深夜微黄的白炽灯光下打开的《平凡的世界》,还有十七岁少年对着窗外榕树发呆的侧影。

卧室墙角叠着两个木箱。小的那个打开时,有铁锈与头油混合的气味。父亲的理发工具静静躺着:手动推剪的镀铬表面已有斑点,牛皮磨刀布被磨得泛白,那把上海“双剑牌”剪刀依然锋利——五十多年前,它曾在军营营房前,剪去一个个年轻战士的鬓发。父亲的手指拂过工具,忽然灵

动如初:“上周还给隔壁培高理了发,他嫌镇上理发店吵。”大的木箱里,墨斗的线轮依然紧绷,角尺的刻度开始模糊,刨子躺在一堆铁凿中间,刃口映着窗光。父亲退伍后,这些工具陪伴他走遍四邻八乡。他打的榫卯,三十年没松过。

黄昏降临,龙眼树的影子慢慢爬上东墙。父亲在井边冲洗锄头;母亲从菜地回来,篮子里躺着沾泥的番薯。饭篮静静挂在廊下,等待下一次启程。

城市在远方闪烁,那里有玻璃幕墙的倒影,有二十四小时不灭的灯火。可在这里,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流淌:抽水泵发动的嗡嗡声,母鸡下蛋的咯咯声,灶膛里柴火的噼啪声,组成了乡村最抚慰人心的音符。

乡土从未走远,它静静地蹲在时光深处,等着每个孩子归来……

夜归航

■ 杨承志

暮色漫过岸时
你便成为海的影子
风把星星揉碎在海面
渔火抚摸过更深的浪尖
洒落一网丰收夜色

网起网落
半舱碎月半舱银鳞
渔网沉落处
是渔民祖辈相传生活烟火
收网时水沫漫过甲板
渔获裹着海水的新鲜
是海藏慷慨馈赠
船桨划破夜墨
霜风掠过海面
把渔人汗水封存
却沉甸甸地透着生活的底气

月影斜照十五度舵角
老船长紧握舵盘
渔船枕着千年涛声与记忆
穿过历史与未来航道
波心漾开细碎光纹蘸了星夜
水墨带过一抹清波

泊着满舱月光
泊着人间烟火归航靠岸
喧嚣落定,唯有涛声依旧
轻轻拍打着岁月的港湾



城枕浅滩 玮玮摄

我与小寒,共温一碗乡愁(外二首)

■ 野夫

即使在南方,今天也明显感觉到天寒地冻这个词的威严

每块砖每片瓦都藏着一个故事
让造访者阅读

一场初雪不期而至
那雪花打在木质窗棂上
发出沙沙的响声

我不是怕冷的人
只是想在这个特殊的夜晚
和小寒一起
炒碟童趣
再翻出一瓶陈年老酱
把乡愁斟满

我从外乡归来
不经意间翻出几段往事
关于漂洋过海
关于侨批

犹如小时候
母亲轻手轻脚地走到房
门前
催我起床的声音
不紧不慢
仿佛微风从树丛间吹过

许多话题早已尘封
再不打扫
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发霉

小巷深处
端坐在古榕树下的老人
正绘声绘色
给后生们讲述昔日的苦难
也憧憬未来

我独自在外乡
在更无人声的冬日寒夜
虽然人生地不熟
有这样的宁静与温柔相伴
心里充满暖意
未选择文件

趁着今夜月色正浓
在远离故土方言的他乡
与同乡小寒
尽情地放肆一把

当讲到激动处
树上的鸟儿也不时插上
几句嘴
古巷榕树头
仿佛成了讲古台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寻常巷陌里

青石板仍在梦中
斑驳的古巷

今夜,听雪敲窗

今夜,在外乡

小说连载

7

网恋

■ 叶进雄

温馨的画面,体贴的留言。她怔怔地看着,心里那丝刺痛感骤然加剧,变成了沉甸甸的巨石。丈夫温润如玉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响起,那是与《北郊》里绝望呐喊截然不同的平和与温暖。儿子纯真的笑脸更是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她内心滋生暗影的不堪。

你在想什么?!

你在为一个虚幻的、带着犯罪印记的陌生男人的声音而心潮澎湃!而你的丈夫正带着你们共同的孩子,在阳光下的画廊里描绘着美好的帆船!

强烈的自我厌弃感瞬间淹没了她。她飞快地回复丈夫:

「画得真好! 哲哲真棒。晚上随便,你定就行。想吃小区后门那家烤鸭可以吗?」

语气尽力模拟着平时的轻快自然。

发完消息,她几乎不敢再看丈夫的回复,把手机屏幕扣在桌面上,发出轻微的“啪”一声。仿佛那亮着的屏幕是审判官的眼睛。

时间一分一秒地挪向傍晚。

厨房成了暂时的避难所。她需要忙碌来驱散脑子里固执盘旋的音符和那株“寒风中的小马”。系上围裙,锅铲的碰撞声、油锅的滋滋声试图占据她全部的感官。但就在他准备把姜片拍进滚油爆香的一刹那——

“不是那生活他抛弃了我……”只怪

自己迷失方向……”

那绝望自责的唱词毫无预兆地在她脑中炸开,仿佛那个沙哑的男声就贴着她的耳廓吼出来。她的手猛地一抖,沉重的木制砧板倾斜,“咣当”一声巨响,连着案板上的半块姜一起砸落在地板上!

巨大的声响在空旷的屋子里回荡,震得她自己耳膜嗡嗡作响。碎片并没有,但砧板沉闷的撞击声像是砸在了她的心上。她扶着冰冷的灶台边缘,大口喘息着,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不止,不是因为惊吓,而是因为一种被窥破了隐秘心事的恐慌。她像是那个迷失方向的人,而刚才那一幕,就是对她心不在焉、神思不属的惩罚性回响。

她狼狈地蹲下去,手指有些哆嗦地去拾捡砧板和滑落的老姜。老姜顽固地粘着灰尘,她用力擦着,指尖搓得生疼。就在这时,门外隐约传来了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熟悉的“咔哒”轻响。

儿子小哲精力充沛的嗓门如同小号角般冲进玄关:“妈妈!我们回来啦!饿死啦饿死啦!”

紧接着是丈夫沉稳带笑脚步声:

“在厨房呢? 刚才那么大动静,准备做什么大菜?”

她几乎是触电般地从地上弹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将砧板放回原位,脸上瞬间堆起柔和的笑容迎了出去:“回来啦? 正要做饭呢,不小心手滑了。画得怎么样?”笑容完美,声音尽力平稳。

儿子像颗小炮弹一样冲进来,举着一个涂鸦本:“妈妈快看! 我和爸爸画的!”本子上画满了各种蓝色,一片抽象的、童趣盎然的“天空”,上面飘着几朵胖乎乎的白云,是丈夫帮他修正的轮廓。

“真好! 小哲真厉害!”她弯腰亲了亲儿子的脸颊,视线却不由自主地瞥向跟在后面的丈夫。

丈夫脸上带着完成工作的松弛笑意,放下沉甸甸的画具箱,自然地走近她:“怎么了? 手滑了没磕着吧?”他的目光关切地扫过她略显紧绷的脸颊和有些微红(或许是刚才激动或心虚)的眼角,伸出手,似乎想自然地抚上她的肩头,或者替她捋一下鬓边不存在的乱发。

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她肩膀围裙带子的瞬间,她下意识地、极其轻微地瑟

缩了一下! 动作幅度小得几乎无法察觉,甚至她自己都未必清晰地意识到,像一种纯粹的、来自肌肉深处的反应。

丈夫的手在半空中极其短暂地顿住了。那停顿短暂得如同错觉,快得连他自己都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依旧是那副温和的模样,手臂若无其事地落了下来,顺势拍了拍儿子的小脑袋:“小哲,把画具收好,爸爸帮妈妈做饭。”

“好!”儿子乖乖地应着跑开了。丈夫目光依旧落在她脸上,笑容柔和:“没事就好。今晚我做道葱爆羊肉补偿你,让你受惊吓了。”他的语气一如既往的体贴,没有丝毫异样。

但那个微小的瑟缩,如同一声警钟,在她自己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内心深处,沉重地敲响了。她感觉丈夫温润的目光仿佛带有穿透力,能够轻易地看清她眼底深处隐藏的、因为一首歌而掀起的惊涛骇浪,看清那个如同寒风野草般扎根在她心房的陌生形象所带来的慌乱。空气中流淌的旋律似乎不再是锅灶的交响,而是《北郊》那令人心悸的悲怆前奏,正悄然拉响。

她努力维持着脸上得体的笑容,心却在温暖的厨房里感受到一丝凛冽的寒意。那圈由一首歌引发的涟漪,已经悄然在她的生活里撞出了一道细微、却难以弥合的罅隙。